

社长的头发

SHEZHANG DE TOUFA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是在大跃进中成长起来的河北省的一个青年农民作者。这里所收的九篇小说是从他几年所写的作品中选集出来的。作者以纯朴的感情，明快的笔调，饶有风趣的构思，刻画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，从而歌唱了农村人民公社中所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。

这些短篇，语言生动活泼，结构短小精悍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社长的头发

申跃中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塘沽道12号)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1/4 字数44,000字

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,000

目 录

“基础”思想.....	1
安大爷在家里.....	6
在第一线上.....	10
大年初二.....	17
夜话龙王庙.....	24
社长的头发.....	30
清 晨.....	35
黑日子和牲口.....	39
两 年.....	47

“基础”思想

这些天，不論是批評誰或表揚誰，生产股长姜大爷总是提到“基础”思想。

“看那小伙子！抡起大耩来就像飞！一天耩五亩白薯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人家有了‘基础’思想。”

“你呀！怎么就没点‘基础’思想呢？……”

耩麦子的时候，不是下了两场雨吗？姜大爷一边拿耩，一边向人们大声说：“好哇！要吃面泥里陷，麦子就喜欢地湿。”说着，把堵耩棍朝天上扬，吆喝着耩辕里的大青骡子，照直朝耕好的宣地里走去，随着两臂的阵阵摇晃，丰收的种子顺着耩腿均匀地播在松软的土壤里。

牲口陷没了蹄腕，人不断地甩掉沾在脚上的泥皮，全队十几张耩在这大塊的小麦方里来来去去，不到半天，山远外耩到了村边上。这时生产队长拉住牲口说：“村边上少耩点吧，离人家近，人们出门入户，也少不了鸡便狗隔的，地头地脑种上也长不起来了，不如明年开春再种点别的。”

队长这么一说，姜大爷心里可别扭了，因为他家就住在村外，他们村边上的几户，都养着鸡，每年麦子一露头，各家的鸡就一嘴一棵，连芽带籽儿的刨着吃了。尽管队里开会叫大家看好鸡，可总是管不严，不免有一片一片的没了苗。今年建了小麦方，就是地头地脑也必须严严实实，端端齐齐。

缺了苗是不行的。

姜大爷想了这一切，沉了一会，把手一拍说道：“繙吧！村边这几户，由我负责，保证再不能糟践麦子，今年没少开会，谁没点‘基础’思想。”由他这么一说，大家又都插了秧。

傍晚，姜大爷散工回到家，老伴也下班回来，他说：“明天清早别撒鸡了。”

姜老奶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今年可不比往年，咱都有了‘基础’思想，方里的麦子一点也不能糟践。咱是队干部，自家的鸡先铰了翅膀，关紧宅院，飞不出去了，才能说别人家。”

第二天，姜老奶奶在鸡的腿上，都绑了只破鞋。把门关好就上班去了。

姜大爷通知村边各户，先拿出自己的样子来，然后谈谈“基础”思想，各家都答应立即动手把鸡管起来。

可是，大村子外头，鸡疯跑惯了，今天，乍一被管制起来，就像入了监牢狱。它们拼命地挣脱，用嘴解腿上的绳子，或择选围墙缝的地方向外飞窜。结果有些鸡出来了。

姜大爷下班回来，老远就看见有鸡在麦地刨麦种吃，就边跑边呐喊地赶来。声言要宰它们炸辣椒吃！先把自己家里的鸡赶进院里，又用食儿引到屋里，抓住一只，用绳子捆起来。这时，姜老奶奶下班回来，见他正在捆鸡，急忙上去拦住他的手说：“唉哟！你这不是要它的命吗？手头儿这么重，还不把它勒死！”姜大爷拿脚一踩说：“你手头轻，绑上跑蹓，到外边一刨一个坑。捆紧点怕什么，就是把它勒

死，也不过是个鷄。出門就是麦子，你知道麦子是什么？哎——麦子就是‘基础’；‘基础’能糟踐嗎？哎。”姜大爷气呼呼地逼近老伴大声地哈唬道。她后撤了兩步，說：“你别紙糊的駝，大嗓儿，看你那个要吃人的熊样！不就是这么个鷄嗎，想法子管住它就得了吧！”

“你能管住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拿着个大活人管制不住几只鷄！”

“这可是你說的，好！”說完就到食堂去吃飯了。

能不能管住鷄？根据往年經驗，那些心軟的妇女們总不肯狠心，只怕給鷄太难受了。所以吃飯的时候，姜大爷先找保管員，領了些馃子和糠什么的，到食堂用开水在臉盆里攪拌着，說是搽上砒霜了。

飯后，姜大爷端着那个盆，在麦地里，大声嚷道：“哎——咱們村子外头养鷄的們！注意听着，这回太对不起大家了，麦方里洒了砒霜了，以后再不把鷄管紧点，可要信死吃鷄肉了。……”說着打他自家門口开始，洒散着麸糠。

姜老奶奶吃飯回来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心想：这老头子真絕断呀！当下，忙到家里把鷄一个个紧拴在門框上。

晚上，姜老奶奶把村边上几戶养鷄的妇女，召到一塊，好几家开会。討論来討論去，大家出了个办法：就是把鷄弄到村里去，各找一戶托养起来，过半月二十天，等麦子出来，倒了針，叶子长老棒鷄也就不吃了。那时，再把鷄搬回来。第二天就照办了。

姜大爷心里可暗暗的高兴了，覺得自己使砒霜这个办法很灵驗。特别是麦子出来一点也不缺苗，姜大爷不止的講述

着管理这方小麦的全部措施，预测着来年的收成。如果那家的孩子在麦方里蹬了两个脚印儿，那他非把你吓唬得二鸭子似的不可。赶车的把式到那地头上，也分外留心，只怕牲口车的伤了麦子，而挨姜大爷的“基础”课。

一天傍晚，姜大爷忽然发现在小麦方的东南角上，有炕大的一片叫蚂蚱吃了。他知道，虽说这些蚂蚱成不了多大气候，但它们还没被冻死以前，也能吃个十亩八亩的。于是，他急忙回队里，找保管员要六六六粉去了。

晚上，队里开会他都没参加，直来地里洒药。到地头一看，他惊异的楞住了。原来早有人洒了药，接近被蚂蚱吃的地方，白花花一大片。他立即返回会场，问了队长、副队长，妇女队长和各小组长，是谁的药？大家都说不知道。到底是誰呢？姜大爷一面询问着，一面表扬。他说：“今天这个洒药的人，就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，谁有了这个‘基础’思想，干劲就大，责任心就强，大家都这样咱明年的粮食就一定大丰收。……”可是直到散会，也没找出洒药的这个人来。大家都挺纳闷，只有和姜老奶奶一齐坐在墙角的几个老年妇女，默默地相视而笑。

原来，今天她们几个老太太去摘棉花，过麦地头时，发现蚂蚱吃麦苗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后来提出把各家种白菜剩下的六六六粉收集起来，当姜大爷回队里找六六六粉的当儿，姜老奶奶就来地里洒完了药。她们觉得这事没有做错，心里就满乐意了，所以就一直没吭声。

会散，在回家路上，姜大爷还不住的夸赞着那个洒药的人，并要姜老奶奶向人家学习。姜老奶奶把嘴一撇说：“哼！

到地里洒回药可有什么值得念叨的，那是一个社员应做的事。我倒问问你这个生产股长是干什么吃的，为什么麦方里有了蚂蚱你不知道，跑在大家后边？——以后别老是瞪着两眼教训别人，都在公社里劳碌，谁比谁落后多少呢？”姜大爷半天没言语，只觉得老伴的话中有话，还没来得及怀疑，就到了家。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六六六粉的气味，点灯一看，那个盛六六六粉的铁盆，正在桌子上摆着。他把盆端到灯下，一看空了。他看看空盆，看看老伴笑了，说：“闹了半天是……”老伴早笑的合不上嘴了，忙把盆端到外边去了。……

1960年11月

安大爷在家里

饲养员安大爷，才回家躺了两天，说什么再也躺不下去了。

这天，他瞅着老伴安大奶奶不在，就溜下炕来，托拉上鞋，想趁这空儿去牲口棚望望。

刚要出院，只听到一阵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想转身回屋，但又来不及了，随着脚步声安大奶奶推门进来了。

“你！大風小气的出来干什么？”她用手搗着簸箕里的面朝老头嚷嚷。

“我想到牲口棚那边去，一会就来。”

“我不是替你去过了，又有什么事？”

是啊！本来昨天安大爷就派老伴去了一趟，是为告诉替班的三喜，把棚里后窗戶拉开，因为天热了，好通風透氣。这事人家三喜早照話做了，可現在又有什么事？她不由得有点生气，接着說：

“你也知道，为你鬧这回病，大伙可沒少操心費力，家里不用說，光支書队长就跑了好几趟，李医生每天都来，大伙都告訴你：好好养病，牲口的事，有人替你侍候就是了。可你偏不听话，刚好一点就朝外跑，要是着了風寒，……”

她敷衍着催他回到屋里，又把安大爷按倒在炕上，给他服服贴贴的盖好被子。可是安大爷总也安歇不下，又坐起来说：“我是说那匹鬻色马，这阵子总上火，喝水很少，我想告诉三喜给它弄些盐拌草吃，你想，现在正是活忙……”

“不就是这么个事吗？等会我去告诉他，你躺着你的吧！”她说着把簸箕里的面倒在盆里，和起面来。

“你先去告诉三喜一下吧！回来再做饭不是一样？”

老伴知道那牲口是他心上的事，在这闹病的当儿，只能随顺着他，不能给他心上添一点别扭，就答应道：

“这就去，等我弄净手上的面。”

可是当她刚要走出院子的时候，安大爷又把她叫住，隔窗镜对她说：“你再告诉三喜一下，那个騾马刚怀了驹儿，千万别跟那个蹶骡子拴在一块；还有那个鬼蛋叫驴，烂了舌根子，门上坎放着一包白狗粪，每天用水给它洗一次；还有那个小黄牛犊，快出犄角了，头皮痒痒，留心别让它蹭破出了血，……”

“你还有个完没有？神仙也记不下你这么多事！干脆，我去给三喜看牲口，把他换来你对面跟他说好了。”老伴在院里说。

“那也好，你去换他来吧！”

三喜来了，安大爷精神起来，把被子一撩让三喜坐在炕上。把棚里的牛马驴骡，就像询问起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，一个一个的问到。三喜也汇报了一遍，三喜说：

“这几天正春播，牲口忙得很，可是在使用上没出什么事，只是那个小乌嘴马，昨天队里犋高粱给楼搭子碰破了脊

梁。”

“小烏嘴的脊梁嗎？”安大谷着急的問：“它是個斷梁的馬，天一熱，脊梁就痒痒，蹭破了一年好不利落。”說着，他就從炕上下來，走到西頭屋裏搬開缸蓋，從里边取出一個罇子，從罇子里又取出一個小罐，從小罐里取出一個碟子，碟子上放着一塊鮮白鮮白的豬油，他遞給三喜說：

“這是臘月里存下的羊油，牲口有個磨傷的，抹上就好，又不招蠅子。”三喜心里高兴的接过来就走了。

安大谷刚刚心安理得的躺在炕上，忽地一下想起了这块猪油的事：这是过春节背着老伴留下的，老伴打听了几次也没说，这回，一定叫老伴知道了；知道就知道吧，反正不是什么坏事。

可是，安大奶奶回来，并没说什么，他很纳闷。但是从她的眼神上看，已经很清楚，她是知道了，只是憋在肚里没说。安大谷心里越来越不自在了，挨到吃饭的时候，才跟她做起检讨来：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老安爷的胡子一翘翘地说：

“年前，支书的表侄来咱村里，说腊月里的猪油能治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快吃饭吧！”她并不看他，只是吃自己的饭。老头子不知怎么善好了，又说：

“我本是先找管理员的，可是他说明肉和油全部分下去了，我才只好把咱家里的……。”

“咱家里的也好，为了咱队的牲口嘛，你一心扑到队里，俺和队也没有俩心眼；以后有什么事甭背着人家就行。

了。”

“噢，这是我的不是，以后一定改，……”他赤誠的像个天真的孩子。

安大奶奶看着他那样儿，“噗味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1961年3月

在第一綫上

高队长胳膊底下夹着个鋪盖卷，领着才打公社来的张书记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从前街串到后街，一直轉悠到掌了灯，还没有落脚。高队长在前边走，越走越慢，终于站住了。他回过头来，发憨地笑着说：“张书记：你说怎么办吧？說实在的，我們这么个一把攥不紧的小村，哪住过这么多人哪！从东往西数：农业大学的，广播事业局的，农林局的，采購站的，卫生院的，文工团的，省里市里来了这么多支援农业的干部。有闲房的地方早就是西山的核桃——满仁（人）了，哪还有闲房，反正咱都串遍了，再找几戶也沒多大希望。我看，就上我家去吧，想法子并并炕就行了。”张书记摘下草帽，不慌不忙地笑着说：“看是不是，我已經对你說过：到这个村我又不比你生疏，你偏要領着我到处轉，轉悠了一遭儿，还是不行，快拿鋪盖来，我自己去找地方吧！”說着，从高队长怀里抱过鋪盖卷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高队长問。

“挤飼养員去。牲口棚里就是个好地方。”

“行嗎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

“噢！对了，你是找那老头去，那就去吧。他打听过好几回，問你今年怎么沒来过，我告訴他：你到省里学习去

了。”

“对！我就是上他那儿去。明天不是给晚茬白薯追小灰吗？那咱就在地里见吧！”说着，张书记迈开大步就走，走了不多远，又回过来说：“嗨！老高，到底能找把镰刀不？”

“这事现在真难办，社里的镰刀都借给大家了。”高队长高喊着，回答张书记。

月亮从东墙头升上来，张书记一边走，一边细瞅着摊晒了满街筒子的青草。刚才听高队长介绍，自从公社党委提出了“储青”的号召以后，全村的社员、干部、学生都抽时间挤空儿割青草，高队长家里三把镰刀，早叫下放干部借走了。那天，中心商店来了一批镰刀，半天就卖光了。张书记是一千斤干草的任务，和公社几个书记、几个部长以及秘书们，都挑了战。可现在还没镰刀，谁知道那老头有办法没有？

快到牲口棚，张书记的脚步更快了，因为分别了一年，早想见见那老头。他是个烈属，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大儿子和张书记一起打过游击，这几年他更是村里有名的模范人物了。别看他是饲养员，但在种庄稼上，耕耨锄耨，招打入围，没有他不插手的，可是，人们并不以为他管的宽，倒都称他是一心为社为大伙儿的“红脸汉子”。

张书记进了院，屋里的灯光把窗纸照得发黄，推门一看，那老头正在收拾着一堆粗粗细细的破旧绳圈。他抬头，一眼就认出张书记，大声喊道：“哈！老张！你可来啦！快放下——这是被子，草帽，鞋，带的可不少。”“鞋不能少

带呀，山坡地，石头多。”张书记解着捆铺盖的绳子说。“这个炕咱俩睡正好。我知道，这回你至少得呆半年。”

“不！我是长期蹲在这儿了。”

说话间，张书记打量着屋里，墙壁都是白灰刷的，地下干干净净，一排骡马驹牛，“咯噔，咯噔”地吃着香甜的草。那老头仍是直腰挺胸，说话还是那么响亮直率，眼睛依然闪烁着，显得十分的精神。他端过烟簸箕说：“用纸裹着抽吧，关东烟种，劲头可冲啦！”张书记用纸卷了一支，两人都抽着烟，那老头可就没边没沿的扯起来，好像要把这村里一年发生的大小事情，都告诉张书记，当提起今年的庄稼来，话就更多了，他说：“种庄稼，我种了一辈子，可没种过今年这号庄稼，打头年十月到今年六月，冬，春，夏三季没雨，三百来天呀！春天，石头都旱的冒青烟！哪能安住苗！人们，谁心里不冒火，我这牙，也痛的张不开嘴，耳朵里总像有火车在叫唤。你没在家，赵书记、李书记，发动各村男女老少，又来了解放军，学生，工人。井水车水一齐用；电机，水泵，锅驼机，柴油机，水车，水壶，水桶……都使上了。白天满山人，就这么干了两个月，才点上种，苗出的还算齐全。我这牙和耳朵才算好了。到夏至，才落了透雨。可后来，——看这烟，真要命，不密说话。”其实他只愿说话了，忘了抽烟，烟早已灭了。张书记赶紧给他对着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后来，连绵细雨，下的人睁不开眼，久旱逢甘露，苗儿长的欢，可草儿长的更欢。一天清早，我到山头一看，茫茫一片，成坡成块的庄稼苗儿，给草咬着长不起来，眼看就要荒了。当下，我这牙，又痛的张不开嘴了，耳朵里又是

火車叫喚。公社黨委又來了個全體動員，跟抗旱一樣，搶荒的人，遮天蓋地！不幾天，收拾淨了草，緊跟着鋤地追肥，塊塊地里的苗籽都戳起來了，棵棵庄稼都長得挺出息。”

“這回你的牙和耳朵好了吧！”張書記插嘴說。“好是好了，可是到秋頭子上，玉米賣了花紅錢，谷秀齊了穗，又來了個摺脖子旱，常說春旱不算旱，秋旱丟一半，一大年的庄稼，好容易弄這麼個樣，到嘴邊上的糧食又……”張書記說：“這回你又該牙痛了。”“不——老張！這回呀，我可沒牙痛，耳朵里也沒火車叫。我站在南山頭上，看看天，看看地，把胸脯一拍：他奶奶！和老天爺干了快一年的仗，都沒敗在他手里，就不信這到嘴的糧食還能丟！我就不含糊他這個！”說着他把烟袋“味味”地磕在牲口槽上。張書記也被他感動了，拍着他的肩膀大聲說：“好！邢大伯！你這思想高升了一級呀！”“不光我，大伙兒誰也不服氣。這回和春天一樣，澆水的機器、工具，都準備停當，擺好陣勢，拉開了戰綫。剛要澆，下了一場透雨，這雨可下的不錯，就算下了一地糧食。”說到這，邢老头長長地出了口氣，於是又緊着抽那鍋子快滅的烟。

張書記說：“遇上今年這個年頭，能爭個丰收真了不起！”“是啊，有了人民公社，人多力量大。過去常說：天種庄稼人作夢。現今這話又不能對咱公社的社員說了！——看，我說起來就沒完，你今晚還有事嗎？”張書記說：“沒事，有事明天地里研究。”“是嗎？要真沒事我給你找個事干。”“好，你說干什么吧？”原來，有個大青馬，該打歸了，邢老头自帶手藝，請張書記給打着提燈，拉出馬來。灯

光照着大青馬一身好鬃；脊梁背上，胖成了一道沟。擱上个鷄蛋都掉不下来。张書記說：“这馬好胖呀！”邢老头說：

“拉的还强呢，外号‘舍命青’，趁夜晚給它打打蹄，換兩塊掌，明儿一早还给麦地送粪呢。”說着，把馬拴在樁子上。邢老头又拿出打蹄的工具来，一个釘掌的錘子，一把打蹄的鉄鏟和一把鐮刀。张書記見有一把鐮刀，像发现了宝贝，一边打着蹄，一边說：“打蹄还用鐮刀。”邢老头說：“凑和着用，用鐮刀把蹄子削平。”

馬蹄子修理好了，換上新掌，邢老头就把馬牽进屋去。张書記拿起鐮刀，用手指輕輕地摸了摸鐮刃，觉得很鋒利，便說：“这把鐮刀可真快！”邢老头說：“这把鐮刀我使了多年，鋼性一直很好，沒个坏，就怕別人瞎抓！”张書記笑着說：“怕瞎抓我也得抓一回。”邢老头說：“你要使鐮刀，那好，明天我找塊磨石，再給你磨快点。”张書記摸到鐮刀心里早急了，忙說：“我去磨吧，高队长家里，有砂石又有面石。”說着把鐮刀往腰里一别就往外走。邢老头拦他，叫他明天去：“明天咱一塊去，今年这庄稼可有看头，兩层粮食，人們管那叫‘楼上楼下’。”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张書記就拿鐮刀下地了。远望着背阴的南山，起起伏伏。浓重的露水压在庄稼叶子上，显得晶莹明光。秋天清晨的風吹来，使人感到爽快。张書記翻过几道梯田，观望着一层的层的庄稼和果树，就在斜坡崖壁上割起草来。可是，他没割几把，就在庄稼地里钻来钻去，原来，今年的庄稼，花样这么多：高秆秆的高粱地里，长養带蔓的豆子，爬着长的白薯，立着长的玉米，花生地里，間种了四五尺